

撒哈拉探奇

柯月霖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介绍的内容,都是读者所感兴趣并且渴望知道的关于撒哈拉沙漠的鲜为人知的知识,如撒哈拉沙漠的悠久历史、古老文化、乡风民俗、经济建设、旅游事业、历史遗迹、著名城市、农村见闻等等。作者不辞辛苦,长期深入撒哈拉沙漠考察,通过亲身见闻,深入浅出地介绍,帮助人们认识 and 了解世界上最大沙漠的真实情况,从而揭去撒哈拉沙漠的神秘面纱。这是广大读者特别是希望知道非洲情况的人们以及青少年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普及性读物。

本书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来自撒哈拉的报告

(代序)

我曾数次乘飞机越过撒哈拉沙漠的上空。说来也巧，我每次从撒哈拉上空经过时，都是碧空万里，能见度高，凭窗俯视，茫茫沙海尽收眼底。那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除了星星点点的绿洲外，到处都是黄沙，若不是偶尔看见那蹒跚而行的骆驼队，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撒哈拉留给给我的是荒凉的印象。

我在非洲工作期间，许多非洲朋友向我介绍过撒哈拉沙漠里发生的事情：著名商人某某率领骆驼商队穿越撒哈拉时，储水的皮袋因意外裂开，储用的饮水泼撒净尽，这支商队因缺少饮用水而葬身在沙漠里；某外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行进时，因遇到大沙暴而失踪，救援队出动几架直升飞机寻找也一无所获；……。撒哈拉又留给我一种恐怖的印象。

我曾读过外界舆论关于撒哈拉的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却让人难于获得一个准确结论。据美国新闻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撒哈拉进行长期研究观测，每天利用气象卫星收集撒哈拉沙漠南缘的沙漠化情况，从气象卫星图像的记录和比较分析，沙漠化的情况并没有像国际组织和舆论界认为的那么严重，沙漠时而南移，时而北移，1980年至1984年向

南移动 240 公里,1984 年至 1985 年则奇迹般地向北移动了 110 公里。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委员会的 300 名科学家指出,正在延伸的撒哈拉沙漠有可能越过地中海抵达西班牙、西西里岛和希腊,包括整个中东地区,到 2025 年非洲之角地区将有 4 亿环境难民逃离干旱和沙漠之害的家园。读了这些报道,使我对撒哈拉产生一种神秘的印象。

撒哈拉作为世界最大的沙漠,几乎占非洲总面积的 1/3,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当我读到柯月霖先生撰写的《撒哈拉探奇》的书稿时,不禁拍案叫绝,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这部书稿为什么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其原因是,作者数次深入撒哈拉,写的是亲身见闻,文笔生动感人,内容翔实丰富,读后可以认识撒哈拉沙漠的真实面目,是人们了解撒哈拉、熟悉撒哈拉、研究撒哈拉的一份珍贵资料。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感情,十分重视巩固和发展同非洲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了时间和风浪的考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发展、日益增进。非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在世界范围内地位重要。在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知道非洲情况,增加非洲方方面面的知识,自然包括撒哈拉地区的情况和知识,《撒哈拉探奇》一书的出版发行,正好能够帮助广大读者

实现这一愿望。

按常理推断，对于荒凉的沙漠，是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撒哈拉探奇》一书的成功所在，便是超出人们的预想，深入浅出地叙说有关撒哈拉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作者笔下，撒哈拉地区古老文化、悠久历史让人赞叹不已；撒哈拉地区乡风民俗、城市风光、农村见闻让人大开眼界；撒哈拉地区经济建设、旅游事业让人拍手叫绝；……向人们展示出撒哈拉波澜壮阔的画卷。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柯月霖先生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 40 多年的高级记者，曾经发表过许多篇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有着长期在非洲工作的经历，对非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在任《人民日报》常驻北非首席记者期间，不顾条件艰苦，坚持调查研究，深入撒哈拉沙漠腹地，长途跋涉，细心观察，实地采访，获取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没有吃苦与冒险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充分反映出中国记者的可贵风尚。《撒哈拉探奇》真实地客观地介绍撒哈拉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道德、风俗及自然地理概貌，抵制和排除那些西方舆论界所散布的伤害非洲人民感情、贻误子孙后代的关于撒哈拉的奇谈怪论，为增进中国读者对撒哈拉的认识和了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撒哈拉探奇》以游记方式向人们介绍撒哈拉地区悠久的文化遗产、悲壮的历史遭遇、秀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名胜古迹、火热的建设场面、淳朴的待客方式以及奇特的风俗习惯等，称这部

书是“来自撒哈拉的报告”是恰如其分的，而且是一份知识性强、趣味性浓、可读性大、实用性广的高水平的“报告”。

我虽然从事对非洲宣传和研究非洲多年，也译著过几本关于非洲的书籍，因缺乏深入撒哈拉实地考察的经历，对撒哈拉知之甚少，而产生种种迷惑与误解。读完《撒哈拉探奇》一书，使我对撒哈拉有了全面认识，从而更加热爱这一地区的人民，更加迷恋这块土地。我相信，读过《撒哈拉探奇》的读者，会产生同我一样的感受，获得比我更多的认识和收获。

黄泽全

1992年8月

目 录

来自撒哈拉的报告(代序).....	黄泽全(1)
进入撒哈拉.....	(1)
“沙漠之舟”——骆驼.....	(3)
不惧风沙的“骆驼刺”.....	(5)
椰枣之乡——比斯克拉.....	(6)
图阿雷格人的家乡.....	(9)
绿色堤坝.....	(12)
国民服务队.....	(15)
“沙漠玫瑰”.....	(17)
沙漠旅游热.....	(21)
不尽江水滚滚来.....	(23)
农灌区见闻.....	(27)
雪水灌溉出的绿洲.....	(30)
沙漠港口.....	(35)
沙漠居民的风尚.....	(41)
他乡遇故人.....	(45)
编织友谊的人.....	(50)
撒哈拉风情.....	(58)
沙漠赛马.....	(58)
柏柏尔人习俗.....	(60)
地下村庄.....	(64)
穆斯林的斋月.....	(66)

尼罗河泛滥节	(70)
沙漠居民的婚俗	(72)
沸腾的沙海	(81)
访问沙漠油田	(81)
在哈西勒梅勒气田	(89)
新兴碳化氢城市见闻	(91)
利用外资和国有化	(93)
培养技术人才的摇篮	(96)
调整后的能源政策	(99)
磷酸盐王国	(101)
沙海里的明珠	(106)
沙漠古城加尔达雅	(106)
白色山城	(110)
斯基克达掠影	(127)
奥兰漫步	(130)
奥雷斯纪行	(135)
罗马古迹	(148)
宁静的拉巴特	(151)
古城非斯	(158)
丹吉尔之旅	(164)
地震后重建的旅游城市	(168)
今日比塞大	(173)
引人入胜的突尼斯古迹	(177)
后记	(182)

进入撒哈拉

记得幼时上地理课，老师绘声绘色地介绍过撒哈拉沙漠，那真是个渺茫而又神秘的地方，任凭我们幼小的心灵在那里驰骋。几十年后，我作为《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到达北非，有幸多次进入撒哈拉，目睹这宏伟奇特的自然风貌。特别是这个辽阔的荒漠，同人类的进取开发精神结合起来，同地下资源的挖掘利用结合起来，那末它就不仅是硕大无比的“自然博物馆”，而且是个能造福人类的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西起大西洋海岸，东到红海之滨。东西长达 5600 公里，南北距离约 1600 公里，总面积约 945 万平方公里，同我国的国土面积几乎相当。

从飞机上俯瞰、那一望无垠的沙海，在炙热的阳光照射下，泛着金黄色的波涛。仔细观察，那波涛原来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沙丘。最常见的有新月形沙丘，也有抛物线状沙丘，在一些山岭及多风向地区，沙丘是金字塔形，在两种直交风的地方，沙丘则排列成格子状。总之，随着风向的变化，沙丘也像万花筒似地组合成各种形态。风沙和沙暴的频繁发生是撒

哈拉气候的一个明显特征。沙暴也就是“沙漠台风”，肆虐时，简直就像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曾遇到过一次。一天，我们在沙漠公路上行车，好端端碧蓝如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黄沙迎着车窗扑来，顿时天昏地暗。风把沙土卷成沙柱，不停地向上旋转。我们赶快停车，但在茫茫沙海里是找不到荫蔽处躲风的。幸亏风暴持续时间不长，过后仍是晴空万里，但对我们已是一场虚惊，同行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却镇定自若。他笑着说：“撒哈拉气候多变，我们已习以为常了。”

撒哈拉气候确实多变，昼夜温差悬殊。夏天，沙地表面的温度可达摄氏 70 度，把鸡蛋置于如此高温的沙子里，几分钟即可“煮”熟。在沙漠中行车，酷热难忍，但不能打开车窗，否则热浪袭来，温度更高。夜间，由于沙石散热快，气温下降幅度也大，甚至会达到摄氏零下 10 多度。但一般说来，撒哈拉的冬季还是比较凉爽的，昼夜的温差也小。听说我们要去撒哈拉，阿尔及利亚朋友就劝我们以十月至来年一月为宜。这也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尽管沙漠气候变化莫测，但来此旅游的大有人在。特别是从欧洲来的旅游者，往往驾着一辆小车，直接向沙漠深处开去。这种冒险精神，固然可敬，有时却也会酿成悲剧。听说一对原西德夫妇带着孩子驾车进入沙漠，由于大风卷起狂沙把道路淹没，他们迷了路，最后活活渴死。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儿子也曾在撒哈拉沙漠中迷过路，幸亏阿尔及利亚政府派飞机把他救了出来。我

们也遇到一位法国老人，驾着一辆车在沙漠中驰骋。看来，他对沙漠并不感到恐慌，似乎还乐此不疲。他笑呵呵地对我们说，这里有法国所没有的东西——“新鲜”。

多变的撒哈拉却也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景，海市蜃楼即为一例。有一次在行车中，大家被浩瀚沙海的单调色彩所困扰，朦朦胧胧，似欲入眠，陡见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波光粼粼的湖泊，湖畔垂柳依依，影影绰绰地还夹着一些农家田舍。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人们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但车行不止，这个“绿洲”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听阿尔及利亚朋友介绍，才知道这就是“海市蜃楼”。它是由于大气中光线折射作用而形成的幻景。虽说是空中楼阁，但对于在沙漠中为寂寞所苦的旅游者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沙漠之舟”——骆驼

在黄沙漫漫的荒漠中行进，望不到一株树、一棵草，也见不到一点阴影，真是赤地千里。然而，如果发现远处有一队骆驼在缓慢地移动，衬托着蓝天和黄沙的寥廓背景，那身影渐渐扩大，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驼峰上装载的货物。这是多么富有沙漠风情的一幅写意画。我在沙漠中企望能见到骆驼就像在静谧的意境中希冀增加一点浮动的美。

没有比骆驼更适宜于在沙漠中生存的动物了。

阿尔及利亚朋友带我上过骆驼市场，观察骆驼交易，也发现骆驼的一些特点。小脑袋，大眼睛，长睫毛，绒毛很厚，驼掌既宽又厚，走路时脚趾分开，不会陷入松软的沙里，但在硬地上行走却容易损伤蹄子。骆驼脚上有一大片胼胝，很厚，能隔热，让它站在滚热的沙石上也不觉得烫。驼峰是个贮存养料的仓库，驼胃第二室又是个贮水罐，只要让它吃饱喝足，在沙漠中可以坚持行走十几天。特别是骆驼对于风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鼻孔一遇风沙，就会紧紧闭合。在风暴未来临之前，它会自行趴下，让主人提前做好准备。它还是茫茫沙海中的“向导”。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就因为它是沙漠中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撒哈拉沙漠中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生活的部族，仰仗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沙漠中，有时可遇见骆驼背上的“房屋”，这是在骆驼背上搭起的圆形小帐篷，供迁徙中的老、幼、妇女乘坐。更多见到的则是骆驼商队，一般由三、四十头骆驼组成，排列成一字长驼阵，向沙漠深处走去。然而，撒哈拉沙漠中的骆驼却都是单峰的，不像我国还有双峰骆驼。一头骆驼能载重 200 公斤，一昼夜可行走三、四十公里。虽然沙漠里已经修建了公路，各种车辆也经常在那里驰骋，但仍然代替不了负重致远的骆驼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特殊功能。

不惧风沙的“骆驼刺”

经过长时间沙海上的跋涉，我们的汽车进入了砾石覆盖的地区，其地貌近似我国的戈壁。这里的石块粗大而有棱角，形态也光怪陆离。有的巍然如古代城堡，有的隆起如蘑菇云，有的酷似狮子、大象，有的神似道貌岸然的长者，这是风力侵蚀地貌形成的石块众生相。然而，我们又发现在沙石覆盖的地面上滋长出一丛丛矮小的灌木，淡淡的绿色给单调的沙漠带来了生机。阿尔及利亚朋友告诉我们，这种灌木叫作“骆驼刺”，既耐干旱，又抗盐碱。

“为什么‘骆驼刺’不怕风沙呢？”我问。

“这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最长的根茎可达12米。即便被沙流埋没了，它从根部还会长出新的嫩芽，过不久就会破沙而出，想方设法地要固定沙丘，而流沙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困死。骆驼刺同沙漠的斗争可是由来已久呢！”阿尔及利亚朋友风趣地回答道。

骆驼刺因骆驼喜食而得名，其实，它也是沙漠地区牛、羊、驴、马等家畜的营养丰富的牧草，生长骆驼刺的沙包，还是取之不尽的肥料堆。因此，牧人喜爱它，行人也喜见那漠漠黄色中的一丛丛绿意。默默无闻地为人类贡献出一切，特别是它与顽强风沙搏斗的不屈不挠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仰吗？

椰枣之乡——比斯克拉

如果说水是绿洲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那末，椰枣树则是绿洲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每到撒哈拉沙漠的一个绿洲，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亭亭如盖的椰枣树。我想，如果没有椰枣树，绿洲恐怕也就不成其绿洲了。特别是在比斯克拉，人们听到、看到和谈及的几乎都离不开椰枣树。原来这里是阿尔及利亚全国最闻名的椰枣的产地。

椰枣树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喜炎热，耐沙土，但需要一定量水的灌溉。沙漠里的绿洲有水源，夏季干燥，日照长，冬季温和，秋季少雨，最适宜于椰枣树的生长。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由于气候不够炎热，虽有椰枣树也不结果。椰枣在阿尔及利亚是老幼皆宜、雅俗共尝的果实。在隆重的招待会上，大盘子盛放着带着树枝的一串串椰枣，发出诱人的甜香。在南部撒哈拉，椰枣又是当地人的主要食品。椰枣又被称为“沙漠商队的面包”，可作为旅行时的干粮。对于撒哈拉居民来说，椰枣的用途更广，椰枣林可抵挡流沙的侵袭，枣核可当饲料喂骆驼，椰枣树根经压榨后可获得一种十分可口的液汁，椰枣树枝是盖房的材料，椰枣树叶又可编织席子，提篮和伞，或制造精致的扇子。难怪阿尔及利亚人称椰枣树全身都是宝，这一点也过份。

阿尔及利亚全国共有 700 多万棵椰枣树，比斯

克拉省就占了将近 1/2,而多勒嘎县又是全省椰枣的主要产区。我们来到了这个县,见椰枣树的长势果然与众不同。在一般的绿洲,椰枣树多为零散种植,如果能排列成行,也就很有气势了。但这里的椰枣树则已汇合成林,远看黑压压的一片,一阵大风过后,树叶飒飒作响,有如千军万马奔腾,甚为壮观。我们访问的一个老战士合作社共有 96 公顷土地,种植着 9000 多棵椰枣树和 800 多棵杏树。据合作社的负责人说,这里的椰枣树产量很高,平均每棵年产 50 公斤以上。椰枣树一般第八年开始结果,第 15 年起进入产果旺盛时期,树龄 60 年后,产量下降。他指着一棵苍劲高大的椰枣树说,它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目前仍在结果,估计能活 100 多年。

老战士十分好客,专门宰了一只羊,作出“烤全羊”名菜款待我们。席间,我们了解到全合作社共有 35 个农业工人,人均工资 1500 第纳尔(按当时币值 1 第纳尔约合 0.43 元人民币),实际上这是按国家规定标准预支的,年终结算时一般都有盈余,还可为工人发些红利。

“如果发生了亏空怎么办?”我问。

“几乎没有发生过。如果有,则由农业银行贷款弥补。时间长了,也就由国家补贴勾消了。”

这种作法,对促进生产是否有利,我们不敢贸然提问,但至少反映了国家对老战士的关心和照顾。

椰枣从树上采下后,就被送到椰枣加工厂整理包装,经过特殊消毒,然后输送出口。比斯克拉省有

五个椰枣加工厂，主要加工产自多勒嘎县的“德格莱努尔”高级椰枣。这种椰枣个大，透亮，味甜，占全国椰枣总产量的40%，在国际市场上颇受欢迎。一种叫作“白手指”的椰枣，个头较小，也比较干燥，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另有一种椰枣，体软、含汁多、味特甜，人们把它压扁晒干后保存起来，可当干粮。据统计，阿尔及利亚的椰枣共有70多种。全国年产椰枣10多万吨，比斯克拉省即占8.5—8.7万吨，每年为国家挣得外汇3500万第纳尔左右。

在阿尔及利亚发展椰枣树看来大有可为，因它拥有广阔的沙漠，地下水也很丰富。但据多勒嘎县政府负责人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一是加强水利灌溉，促使椰枣增产；二是解决椰枣树老化问题，当前只有23%的椰枣树年产量能达65至80公斤，迫切需要培植新树。此外，比斯克拉省73%的椰枣树属个体农民所有，为了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在政策和管理上政府也给予适当的照顾和指导。看来，这还牵涉到一些农业政策问题，好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关于发展农业的方针已定，在农业投资、水利建设，对个体户的政策方面都有一系列的规定，这将大大有利于促进椰枣树的发展。作为椰枣之乡的比斯克拉看来前景是美好的。

当我们参观完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椰枣加工厂后，主人邀请我们访问1982年建成的比斯克拉毛纺厂。这个厂在全国3个国营大纺织厂中属于中等水平，但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它不仅是拥有从西方国家

引进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纺织厂,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沙漠中的大型企业,这对于改变全国工业布局,加速南部沙漠地区的开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参观了几个重要车间及技术培训中心,见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操作,学员们也在全神贯注地听课。整个工厂秩序井然。一位名叫雷齐克·拉弗卡的年轻女检验工,一直陪同我们参观。她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已两年多,谈起工厂生产情况如数家珍,如目前毛织品年产量为 900 万米,随着厂房的扩建,将增加 3000 万米等等,可原先她只是工厂附近一户农家的女儿。我们感谢她的友好接待,并玩笑地问她,将来结婚后怎么办?按照这里的习惯,姑娘结婚后,一般都操持家务,就不工作了。但她却双眉一蹙神情严肃地说:“我不结婚!”随即又狡黠地一笑,“就是结婚了,也不离开工厂!”言谈间充满自豪感。

图阿雷格人的家乡

塔曼拉赛特位于阿尔及利亚的南部,是霍加地区首府,也是撒哈拉沙漠心脏地带的绿洲。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这里,行程约 2000 多公里,需两个多小时。如乘车通过撒哈拉沙漠公路抵此,晓行夜宿,需要好几天,但可领略沿途沙漠风光,别有情趣。

虽然都是绿洲,但塔曼拉赛特似乎更具有浓厚的沙漠气息。机场周围,一片黄沙,一阵阵沙漠热风迎面袭来,只有几棵零散的椰枣树表明这里是个绿